

作家谈创作丛书

ZUOJIATANCHUANGZUO
CONGSHU

文学的梦

从维熙 著



I054

41

2

WENXUEDE MENG

文 学 的 梦

从 维 熙 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五年·南昌

文学的梦

从维熙 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

江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江西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8.25 插页 4 字数 17万

1985年12月第1版 1985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

统一书号: 10110·397 定价: 1.70 元

前 言

近几年来，我不断收到许多文学青年的来信，询及有关文学创作中的各种问题。限于时间和能力，我没有能一一作答；现在，我把这几年来发表在报刊上和小说创作有关的文章，筛选了一下编成这个集子，算作为对青年朋友的一个总的回复。

收进这个集子的东西，有创作谈，有艺术论；有的文章谈自由创作的得失，有的文章评论了青年习作者的作品。我是个才情不高的作家，至今还是个不懂创作ABC的门外汉，因而恐怕有负于热心的读者，偏颇之处恳望教正。不过，应当使青年朋友知道的是，在编选这些东西时，我抱定了力戒侈谈空头理论的宗旨，力求能对文学创作——这个复杂的精神劳动，以及文学创作的底蕴有所揭示；准确地说，它不是以评论家的眼睛看待文学创作，而是以一个饱尝过文学创作中酸甜苦辣的作家喉舌，来倾吐对小说创作的感受，也许会使青年朋友感到亲切一些。仅此而已！

之所以把这个集子命名为《文学的梦》，除了集子之中有这样一篇东西之外；意在表明，在艺术的圣殿面前我还有许多的未知数求解。集子以《创作与生活》开篇，以《唯物

论者的艺术自白》收尾，这不仅仅是按照文章发表的时间顺序排列之故，也可以理解成我的艺术宣言。

作者

八四年十二月初旬于北京

目 次

前言.....	(1)
---------	-------

创作谈 艺术论

创作与生活.....	(3)
------------	-------

——致青年习作者

谈作品的构思.....	(21)
-------------	--------

形象思维与小说创作.....	(39)
----------------	--------

觅.....	(48)
--------	--------

——谈小说的细节

论“联想”（一）.....	(52)
---------------	--------

论“联想”（二）.....	(56)
---------------	--------

论“联想”（三）.....	(63)
---------------	--------

说“实”.....	(69)
-----------	--------

说“愚”.....	(76)
-----------	--------

火与冰.....	(84)
----------	--------

作家与“自我”.....	(93)
--------------	--------

要“认识你自己”.....	(101)
---------------	---------

创作启示录.....	(104)
------------	---------

习作者戒.....	(114)
-----------	---------

——记一个习作者来访

对几部重点作品的写作回顾

关于《大墙下的红玉兰》答读者·····	(123)
——兼谈一封匿名信的启示	
就《大墙下的红玉兰》复孙犁同志·····	(130)
又一个“立此存照”·····	(135)
关于《远去的白帆》·····	(137)
开掘华夏之魂·····	(141)
——关于《雪落黄河静无声》	
几句多余的话·····	(148)
——再谈《雪落黄河静无声》	
青春的礼赞·····	(150)
——答《北国草》读者	

和友人及青年作者的笔谈录

我的文学初步·····	(157)
——答青年习作者	
“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162)
——写给《青春》创刊的赞词	
寓浓情于淡雅·····	(167)
——喜读短篇《白头翁》	
文学创作是苦海行舟·····	(171)
——致黄献国同志	
病榻絮语·····	(173)
——读《花市》致贾大山同志	

醉人的陈酿·····	(177)
——读《在古师傅的小店里》致汤吉夫	
落墨有术 点石成金·····	(180)
——读《渔翁之意》的题材开掘	
喜读《妖三》·····	(183)
——致张诗勤同志	
寻觅生活中的诗意美·····	(187)
——读小说《柳青青》	
致曾平同学·····	(190)
为荆风同志的《香客》正名·····	(192)
不待扬鞭自奋蹄·····	(199)

文学的梦及其他

回忆我的三位语文老师·····	(205)
《乌兰察布眷情》序·····	(216)
答木令耆女士·····	(221)
文学的梦·····	(226)
——答彦火	
唯物论者的艺术自白·····	(242)
——读《绿化树》致张贤亮同志	

前 言

近几年来，我不断收到许多文学青年的来信，询及有关文学创作中的各种问题。限于时间和能力，我没有能一一作答；现在，我把这几年来发表在报刊上和小说创作有关的文章，筛选了一下编成这个集子，算作为对青年朋友的一个总的回复。

收进这个集子的东西，有创作谈，有艺术论；有的文章谈自由创作的得失，有的文章评论了青年习作者的作品。我是个才情不高的作家，至今还是个不懂创作ABC的门外汉，因而恐怕有负于热心的读者，偏颇之处恳望教正。不过，应当使青年朋友知道的是，在编选这些东西时，我抱定了力戒侈谈空头理论的宗旨，力求能对文学创作——这个复杂的精神劳动，以及文学创作的底蕴有所揭示；准确地说，它不是以评论家的眼睛看待文学创作，而是以一个饱尝过文学创作中酸甜苦辣的作家喉舌，来倾吐对小说创作的感受，也许会使青年朋友感到亲切一些。仅此而已！

之所以把这个集子命名为《文学的梦》，除了集子之中有这样一篇东西之外；意在表明，在艺术的圣殿面前我还有许多的未知数求解。集子以《创作与生活》开篇，以《唯物

论者的艺术自白》收尾，这不仅仅是按照文章发表的时间顺序排列之故，也可以理解成我的艺术宣言。

作 者

八四年十二月初旬于北京

创作与生活

——致青年习作者

从“吊球儿草”谈起

假如把生活比作为土壤，文学不过是它体躯上的花草和庄稼。一个辛勤的农民，一个培育花草的园丁，如果离开了土壤，无论他有多高的耕耘技艺，也将无所作为。

乍听起来，这似乎是老生常谈，但未必所有习作者，都理解这一艺术规律。我之所以这样说，也是对目前眼花缭乱的文学现象有感而发。自从“四人帮”寿终正寝以来，特别是党的三中全会之后，我国现实主义文学复苏，用“雨后春笋”的字眼来形容，实无过分之处；那一株株挺拔的“春笋”，那一朵朵奇花异葩，把我国已经荒芜了的文苑，收拾得千姿百态，一扫百花凋零，万马齐喑的冷落局面。

象朴素无华、结结实实的《李顺大造屋》，回肠荡气、严峻深沉的《天云山传奇》，带着无坚不摧、凌厉攻势的《乔厂长上任记》，以及充满赤子童心、泥土芳香的《蒲柳人家》等等。这一大批来自生活深处的文学作品，不但使人们为之耳目一新，而且把中国文学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南斯拉

夫一位研究中文的学者左拉娜同志，通过《新华月报》转给我的一封信中说：“贵国的文学，近两年来，使人目不暇接，据我所知，很多国家的翻译家都在抢译你们的作品。”这是关心我国文学艺术发展的南斯拉夫同志，对我国近两年来文学的评价。

纵观短短几年内涌现出的优秀作品，其显著的特点，都保持了源于生活的本色。这些作品中，既有歌颂，也有暴露；既有悲剧，也有喜剧。我想，这不是作家自作多情，而是生活中本身就充满着光明和黑暗的搏斗。因此，一个忠实于生活，忠实于历史的作家，作品中当然会充满这两种色彩。因而这些现实主义的文学作品，获得广大读者的欢迎。

但是，我们在回顾这三年多文学创作概况时，也不能不看到确实有一些游离生活土壤的东西，在文苑破土而出。比如：在中美建交、中日建交后出现的国际题材的作品（电影尤其突出），尽管使人眼花缭乱，但生活的依据在哪里？严谨的现实主义和猎奇出新、追求时髦是格格不入的，因为那不是依存于大地的艺术，而是作者头脑中的仙台琼阁。虽然，这些天上的文学，由于新奇，可能赢得一些廉价的喝彩声，但离开我们国家的土地毕竟十分遥远。一个工人看了某部“恋”字片之后说：“中国谁有资格到庐山去谈恋爱？我脱了工服只有一裤一褂，电影中的人物，却换了二十多套奇装异服。那不是人间发生的事，是天上发生的故事！”这位工人的话说得虽然尖刻了一点，但不能不说是背离生活真实的作品的严肃批评。

这不禁使我想起在五十年代，我去北大荒深入生活时看

见过的一种怪草。这种草呈深绿色，一丛丛象个圆球，北大荒人称它为“吊球儿草”。冠以这个名称，是因为它有不依靠土壤生存的特性。当地人把它根朝上吊在墙壁上，或拴系在铅丝上，供人欣赏。我初到北大荒时，看见这种离开土壤亦能生存的怪草，确实感到新奇；但看惯了之后，不但新鲜感消失了，而且发现它有一个致命的缺陷——短命！

依靠土壤生存的花草，虽然一到寒冬也要枯萎，但来年春风一度，马上挺直了翠绿的身腰；而这种脱离土壤的“吊球儿草”，虽然使人惊奇于一时，但却属于红颜薄命的草种，一旦枯黄，就小命夭折了。

为什么？因为它根子没有扎在深厚的土壤之中，它的枝蔓离开了坚实的土地。因此，这种“吊球儿草”，乍看起来，虽然眩人眼目，实不可取。可是我们花团锦簇的文苑中，近几年来确有这样的怪草滋生，它吸引一些习作者离开生活的土壤，去猎“奇”追“新”。前些天，我接到山西长治一个机械厂青年工人寄给我的一篇小说，他文笔干净，有一定的文字功力，但他不是描写他熟悉的工人生活，而是写了一对在广州交易会邂逅相逢的中日青年相爱的故事。我们并不排除生活中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但我不理解的是：一个在生活中滚的工人作者，为什么偏偏抛开了熟悉的生活，而去写自己不理解的东西呢？这种背离现实主义，追求时髦的倾向影响着一部分文学青年，猎“奇”追“新”，实则把文学青年拖上离开生活土壤的歧路。因此，我函复这个青年工人说：“你追求的虚无飘渺的超国界的爱，象是海市蜃楼，虽然看起来五光十色，实际上它不过是太阳和空气中的尘埃折

光反射而已，你还是从幻觉世界，回到现实生活中来吧！”

也许，这是泼向这位青年头上的一盆冷水，但冷水有时也能使人头脑清醒。我想：为什么有些文学青年，不写自己熟悉的生活，而去制造一些游离现实生活的作品呢？这和这几年我们的文艺实践，强调生活的第一性不够不可分割。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是多种多样的，在小说、诗歌、戏剧、电影领域，都有新的探索；但是生活先行，文艺后发——存在决定意识，生活决定文艺，文艺又反过来给生活以影响——这一唯物主义的反映论、认识论，则是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铁的规律。干预生活的作品也好，干预心灵的作品也好；喜剧也好，悲剧也好，歌颂也好，暴露也好……概莫能外。

因此我感到，引导文学青年正确认识文学与生活、创作与生活的关系，是非常必要的。

文学与生活的关系

那么，文学与生活，体现在创作上究竟有些什么关系呢？根据我个人的创作实践体会，至少有三种十分明确的关系。一叫依存的关系；二叫筛选的关系；三叫镜子的关系。

一、依存关系：

生活好比一条浩瀚的大河，作家不过是这条大河里的鱼儿；生活的大河枯竭了，鱼儿也就没有了游水的本领。因此，我认为创作和生活是鱼儿和水的依存关系。

近两三年来，我不断接到青年朋友的来信，要求我讲讲“高产”的窍门。一个发表过几篇小说的青年作者来信，把

我叫做一口“高产井”，说我的创作正处在“井喷”时期。青年朋友们的赞誉，虽有偏颇过激之处，但他们的心情，我很理解——他们也希望自己创作高产。

我复信给这些青年朋友说：“之所以产生‘井喷’，是因为多年积蓄原油于地壳之下；没有近二十年的生活积累，就无油可喷。”我在生活底层滚了这么多年头，从农业干到工业，从地下（矿山）干到地上；赶过马车，开过铣床；饱尝悲欢离合，历尽人世沧桑……这些生活的经历，都深藏在我额头一道一道的皱纹里。

一九五七年我被错划为右派之后，牛不喝水强按头，一下沉沦到社会的最底层。虽然受了点折磨，流了点汗水，但从创作这个角度上讲，对我却是最大的恩惠。它使我体验到一个作家正常深入生活难以感受到的生活。没有长期的底层生活，我无论如何也写不出《大墙下的红玉兰》、《泥泞》、《第十个弹孔》等中篇小说——尽管这些作品，并非什么完美之作。

一个现实主义作家，总是表现他自己最熟悉的生活，而绝不舍本求末，抛开熟悉的生活，去做追风的柳絮。以我的中篇小说《大墙下的红玉兰》而言，写的是劳改队的生活；这并非我有意在题材上猎奇追新，而是我自己生活脚步的回音。小说中几个人物，都是有具体模特儿的。比如，劳改场场长路威这个人物，不是我坐到写字台前，他一下飞到稿纸上来了，他来自于我的生活感受。记得那还是一九六一年夏天的事情，由于全国工业下马，我从塞外一个劳改铁矿，被转移到津北一个劳改农场。当时，我爱人早就来这个农场劳改

了，我十分渴望能见她一面，但是按纪律规定，劳教分子没有权利探望亲人；因此，我无法向主管队长提出这一要求。

有一天早上，在列队集合出工之时，主管我们的刘队长——后来提升为场长——突然把我喊出队列。我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一个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归国复员后到劳改工作岗位上的大老粗，竟然有一双明察秋毫的眼睛。他问我：

“你想去看看你爱人吗？”

我当时愣了，半天才说：“想！”

“我早就看出这一问题来了。”他说。

“我没有流露过。”

“还用流露？”他咧嘴笑了。“都是人么！以心度心就能想到了。”

说着，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封介绍信递给我，叮嘱我说：

“我已经给她们女队打了电话，女队的队长们对你爱人很了解，她们同意你去看看她。”

我欣喜若狂，当即保证说：“我下午就能归队，队里可以放心！”

他又笑了：“为什么当天就回来？你在那儿可以过一夜。七月七，天上还有个‘天河配’，你和你爱人好好聚会一下。”

我整整褴褛的衣衫，刚要离场。他从背后又叫住了我，递给我一把他的雨伞：“天不保险，带上它——”

果然，我行至旷野时，大雨滂沱而落。那个农场属于粘土地带，粘泥沾掉了我的鞋子，我把鞋索性扒了下来，赤着脚板，向女劳教队的驻地进发。虽然，我下肢摔成了泥猴，

但上身没淋一滴雨丝。我，带着三个大米面的窝头，当作饥荒年代的礼物带给她，在女劳教队和我爱人度过了一个酸甜苦辣兼而有之的一个夜晚——那是我们双双劳改之后第一次会见。

因此，当我构思《大墙下的红玉兰》时，这个场长的形象，一下跃到了我的面前。他是党的政策的化身，他是人道主义的化身；所以当小说中唯一的女孩子——探监来的周莉出场之后，路威不但对她十分照顾，亲自安排了她和高欣的会见，并在周莉头上支撑起一把保护伞。当章龙喜追查周莉时，路威亲自把她送到车站，保护这个纯洁的少女，躲避了危险的追捕……

试想，我从来没有接触过路威这样的人物，没有对这一类型干部的观察与感受；只凭语言的功力，或所谓灵感的火花就写出路威来，那简直是不可思议的。

当然，艺术创作是要靠丰富的联想，但联想的依据，依然离不开生活。比如：我们看暴雨之前，天空中翻滚的乱云，有的云彩形状使你想起展翅翱翔的老鹰；有的云彩形状使你联想起大海中游弋的军舰；有的云彩形状使你联想起狞恶的骷髅……为什么能引起你对老鹰、军舰、骷髅的联想？因为你见过（直接或简接）老鹰、军舰、骷髅。一个婴儿，无论他是什么奇才，也不会引起这样的联想，因为老鹰、军舰、骷髅对他们来说是陌生的——他可能只看过娘的奶头，因而无从产生各种联想。这里再一次显示了生活第一的无可争辩性：包括神话、童话、科学幻想小说，都只能是依据绚烂多姿的生活，进行遐想、生发；进行创作的结果，而不能